

36

126043

(2)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哺乳類學叢書

第三集

石聲漢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MG
Q959.8
2/2

廣西嵯山哺乳類報告

擬記廣西嵯山產哺乳動物，以厄於文獻，參考不足，紀述僅止栗鼠科鼠科兩科。所紀材料，亦僅限於十七年夏採於羅香，龍軍，公也，羅洲等地者。十七年冬，十八年春，採集隊再赴嵯山，續有所獲，經年以來，又文獻稍集，乃廣前業，盡舉廣西嵯山哺乳類之種類若次：

此兩次採集，區域極廣，為方便計，即引用同人任國榮兄之分區法，劃嵯山為金秀羅香古陳三區。凡紀產地，即依此三區而各繫一字於種記載下：金為金秀，香為羅香，古為古陳，藉醒眉目。至各區域之情景，請參觀任君原文，茲不復疊架微引，以節篇幅：

1. 鱗鯉 MANIS AURITA

產區：金，香，古。

中國各地有產之物，俗名穿山甲，肉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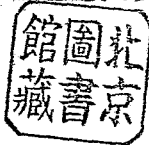
環腹部中線有十五至十七列；背脊中線有甲五十一

至五十五枚。尾下面中線甲十九至二十一枚，尾尖下面裸出。側面鱗列，在幼小者恆有中線突起。五指三趾。

腹面被白色鱗毛。甲末端所露毛尖黃白或白。

廣西嵯山產之鱗鯉 CROCIDURA FUMIGATA.

此種小鱗鯉，為極有趣味之品種。全體色烟褐，耳



(南)

亮露出體毛外,有極短之毛蔽之,乍觀幾疑其全裸。

標本前後共獲十餘枚。

3. 藏獬掌鼯鼠 CHIMMARROCALE HIMALAYICA.

產區: 古,香,金。

此種獬山各地皆有之。體毛色烟褐而黑韻特濃。腹面色畧淡。毛中雜有白色長毛,自肩以下,漸後漸多,尻部至呈斑駁之觀。尾被毛,甚長,鱗片掩而不見。掌若趾均以白毛緣之;指趾間隙亦有此白毛爲褸。

4. 灰腹樹鼯鼠 TUPAIA FERRUGENEA

產區: 金,香。

樹鼯鼠在海南雲南等地皆有記載,此種背面色鉄灰,腹面色灰黃,與海南產者微有不同,而與印度緬甸產地之記載腹合。

5. 南鼯 MOGERA MOGERA SINENSIS

產區: 金,古,香。

與海南鼯 *Mogera hainana* 極近似,唯不能全同,故亞種名尙未敢遽斷。

6. 花面蝠 SCOTOPHILUS ORNATUS

產區: 香。

僅得一標本,採地爲懸岩上一石窟,標本現存廣州市立博物館。

齒牙情狀一與 Dobson 原記載相當。

7. 曠蝠 SCOTOPHILUS TEMMINCKII (*Nycticejus kuhlii*)

產區：古，香。

此蝠產於嶺南之最早記載為 1824 年。廣東產之極多。十八年夏余在桂林曾見大羣。

8. 南菊頭蝠 RHINOLOPHUS PEARSONI

產區：香，古。

昔惟雲南有其記載。

計標本兩枚，得於不同之兩地，雄者背面色畧較雌者鮮明。

9. 喜馬拉雅大馬蹄蝠 HIPPOSIDEROS ARMIGERA.

產區：古。

一切皆與 Blanford 之記載相符，唯體長較大，有一標本達五英寸。又尾尖在跗間膜內，並不露出，是否另為一亞種，尙未能遽決。

10 小蝙蝠 VERSPERUGO NOCTULA

產區：金，古，香。

古北極區極普通之蝙蝠，在嶺山分佈達 3000 ft. 處。其在竹林中者穴竹節而羣集其內，一節往往居留同類達二三十。

11 花翼白股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 subsp.

產區：香。

其翼上花紋乍觀頗似 *Kerivola picta*。

12 金毛蝠 *KERIVOLA HARDWICKII*

產區：古。

背毛金黃帶褐。

13 南野貓 *FELIS SINENSIS*

產區：金。

不完全之毛皮，其數甚夥。

14 藏香貓 *VIVERRA ZIBETHA*

產區：金，古，香。

中國南部極普通之食肉獸，俗稱九尾狸，獵人名之曰間狸，以其尾有黑白環相間也。

15 筆貓 *VIVERRICULA MALACCENSIS*

產區：古。

亦為中國南部頗普通之食肉獸，廣州，南寧有貨其羹者，在柳州及荔浦曾見其毛皮，閩中名為筆貓。

16 玉面靈貓 *PAGUMA LARVATA*

產區：香，金，古。

貓山俗名文箭猪 (*Méi-tsién-kiu*)，得有標本甚多。

17 玉虎貓 *PRIONODON PARDICOLAR*

產區：金，古。

小形美麗之食肉獸，體俊美，黃質黑斑如豹，猿人名之曰斤半狸。

18 食蟹獾 *HERPESTES URVA*.

產區：古。

中國南部各地往往有之，閩中俗名曰獾貓。在南寧曾見生苔者。廣東靈山縣亦有之。

19 小黃腹鼬 *MUSTELA KATHIAH*

產區：金，古。

中國北部南部均有之。

20 白鼻鼯 *NASUA NARICA*.

產區：金，古。

與閩匪者似畧有差別。

21 雲南火飛鼯 *PTEROMYS YUNNANENSIS*.

產區：金，古。

大形之飛栗鼠，背正赤如灼炭，極絢美。在龍州百色一帶產地背黑，腹白，背及頭部雜白斑，另為一種（殆為 *Pteromys albaniger?*）。

22 小背耳飛鼯 *SCIUROPTERUS PEARSONI*

產區：古。

Sciuropterus 一屬，中國南方近來似尙未見有記載。毛皮極佳。

23 赤腹栗鼠 CALLOSCIURUS CASTANEOVENTRIS CASTANEOVENTRIS.

產區：古,金,香。

依 1928 年 Thomas 之記載,改正屬名爲 *Callosciurus*。

記載見前集。

24 小灰腹栗鼠 SCIURUS RUFIGENIS.

產區：古,金,香。

記載見前集。

25 南金花鼠 TAMIOPS MACCLELLANDI

產區：古,金,香。

自海南以迄於閩嶺,高山上均有之,輕俊宛轉,極爲可愛,惜未能生致。擬認爲 *Eutamias asiaticus*。今夏得遍觀國內各地所藏南北各地條栗鼠後,始認定爲今屬。現有標本中,當有兩亞種。

26 德拉圖史氏大鼠 RATTUS LATOUCHEI

產區：香,金。

擬所知者限於福建。獠山極多,標本計七十餘。

72 高山白腹鼠 RATTUS EDWARDSI

產區：香,金。

獠山產此物遙較少於前種。

28 安德生氏社鼠 RATTUS ANDERSONI

產區：金,香,古。

體大僅亞於上述兩種。鬃僅見之於雲南四川。

29 獠山社鼠 *RATTUS CONFUCIANUS YAOSHANENSIS*.

產區：香,古。

十七年夏甫得之於獠山時,猶未敢遽定為新亞種,今集標本漸多,乃能確定。

背面色灰黃褐 *Fuscous black* (Ridgw.) 毛粗而不雜刺,毛基石板色 *Slate* (Ridgw.) 毛尖灰黃 *Fuscous*(R.) 雜以長黑毛,長達 22mm. 體側淺黃灰褐 *Snuff brown* (R.) 腹毛純白至毛基,色彩分界處截然明著,掌蹠背污白色。尾上下一色。

頭胴長 177 mm., 尾 204; 耳 22; 後肢末節 32。

模式標本:成雌, No. 254. 1929. 三月(中大生物室藏)。

此種之大小與四川產打箭爐社鼠 *Rattus excoelsior* 極近,唯色彩較深,又尾尖無豐毛, Tuft 且上下一色,可資識別,故定為一新亞種,大概社鼠 *Rattus confucianus* 之各族型 (Race) 中,此當為最大。

30 灰腹鼠 *RATTUS GRISEIPECTUS*

產區：古,香。

頭胴長大於尾長,與一般 “*jerdoni*” 型鼠畧異。

31 小白腹鼠 *RATTUS JERDONI*

產區：古，香。

Rattus 屬中，*jerdoni* 型以此爲代表。廣西瑤山產真正之典型的 *R. jerdoni* 殊不多。

32 黃毛鼠 *RATTUS FLAVIPILIS* (*Mus huang* Bonh.) .

產區：古，香，金。

中國南部各處恆有之。

33 嶺鼠 *RATTUS FLAVIPILIS MINOR* (*Mos ling* Bonh.) .

產區：古，香。

據某病 Bonhote 之區嶺鼠與黃毛鼠，似太牽強。今標本既積多，覺毛爲鮮橙黃色(大概相約當於 Ridgway 之 Orange rufous) 而具白色棘毛 Spine 之 *jerdoni* 型小鼠，實有大小迥殊之兩族型在，唯其形體大小，不繫於後肢末節而繫於頭胴和。凡頭胴和在 140 mm. 以下者，其尾在比例下恒畧較短，是卽當認爲另一亞種，以拙見言，當易而冠以今名。至其後肢末節，初不定在 27 mm. 以下也。

34 挪威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產區：古，香，金。

此已爲全球到處皆有之品種矣。

Rattus 屬之分類法，極爲不易，蓋變化過劇，求定則之標準甚難，故雖名家如 Oldfield Thomas，在疑難處，亦恆只能書爲 *Rattus spp.* 而定之曰 Apparently 若干 Species 而已。吾

人所得 *Rattus* 一屬之標本,約二百餘,實在容或有十二種,唯上述之九種,則確已可明白定出,此外三種,尙待審查。

35 鼯鼠之一亞種 *APODEMYS SPECIOSUS* subsp.

產區: 香。

36 鼯鼠又一亞種 *APODEMYS AGRIS* subsp.

產區: 古,香。

37 德拉願氏奇齒鼠 *HAPALOMYS DELACOURI*

產區: 香。

此屬擬僅長尾奇齒鼠 *Hapalomsys longicaudatus* 一種,至 1926 年 Delacour 採集隊在法屬印度支那半島採得兩種後,始得有三種。吾隊所得此種之標本僅一,其體已完全成長,長度畧亞於 O. Thomas 就原定模式標本所作之測算。唯就齒牙言,則又與屬代表 (genotype) 之 *longicaudatus* 處、合,故此種究竟是否即 *H. delacouri* 尙未能遽定也。

38 小奇齒鼠 *HAPALOMYS PASQUIERI*.

產區: 古,香。

形狀大小色彩齒牙一與 O. Thomas 原來之記載相符。

O. Thomas 定此種,僅有標本一個,且爲未十分成熟之個體,吾隊所採計有十一頭,於比較研究上大爲便利矣。

39 豪豬 *HYSTRIX SUBCRISTATA*

產區：古，香。

標本三個。

40 南野兔 *LEPUS (HAINANUS?)*

產區：香，古。

41 竹鼠 *RHIZOMYS SINENSIS*

產區：香，古。

嶺山所產似有兩種，蓋十六年春本校在三江城(象縣屬)所得嶺山竹鼠，其毛色顯與羅香，古陳所得者異也。

42 紫猴 *MUNTIACUS SINENSIS*

產區：金。

角一對，附有額骨，面腺窩存在，且黑色之額條極鮮明，可以認出。

43 黃猴 *MUNTIACUS REEVERSII REEVERSII*

產區：金，香，古。

中國普通之小鹿，嶺山亦產之甚多。

44 山羊之一種 *CAPRICORNIS SP.*

產區：金。

45 長毛羚之一種 *NEMORHÆDUS SP.*

產區：金。

太幼小，不能定出其種名。

46 漠平野豬 *SUS SCROFA MOUPINGENSIS*.

產區：香。

十七年夏得見一頭，爲獠人聚狩所得。

47 野豬之另一亞種 *SUS SCROFA* subsp.

產區：金。

其色彩與前種大異，橙黃鮮淡。

廣東北江獠山之哺乳類

1930年三月,本棧遺赴北江獠山之採集隊,採得哺乳類標本三十五個,計十一種。

北江獠山爲夏林近溫帶性,惟其所產哺乳類則仍與廣西獠山相彷彿,而畧帶北方性(社鼠及黃腹鼬可資參証)。採集地點一爲荒洞,地高3,000ft. 爲傍山之木村,林木茂盛,植物繁富;一爲楊梅嶺,地高1,600ft. 山溪之側,斜起陂陵,荷蔭森碧。外此曾在樂昌郊野一行,採有標本四個。

1. 翼鼻蝠 *PHYLORHINA* sp.
樂昌。
兩標本,成長之雌雄。(1034, 1035)
2. 藏褶掌鼬體 *CHIMARROCALE HIMALAYICA*
荒洞,
(♀, 1006, 1012, 1014, 1026, 1033; 合 1015, 1017, 1018, 1024, 1025,)
3. 野狗 *LYCAON PICTUS*.
樂昌。
兩標本皆雄 (1030, 1032)
4. 黃腹鼬之一種 *MUSTELA* sp.
荒洞。

兩標本 合 1028, ♀ 1027。

爲 *kathiah* 型之一種,形體甚小,(頭胴 203 mm.) 背面色彩甚深 (Caroh Brown, Ridguay), 殆與其居住地(暗黑之森林)有關。

5. 蟹螯 HERPESTES URVA

樂昌。

1029

6. 南金花鼠 TAMIOPS MACCLESLANDII

荒洞,楊梅嶺

合: 1002, 1007, 1009; ♀: 1001, 1003, 1004, 1005, 1008, 1010,

1011。與廣西貓山產者相同,

7. 灰腹鼠 RATTUS GRISEIPECTUS

楊梅嶺。

合, 1013 1021 (幼) 腹面潔灰, 較廣西貓山產者略淡。

8. 黃毛鼠 RATTUS FLAVIPILIS

荒洞,

合 1023.

9. 嶺鼠 RATTUS FLAVIPILIS MINOR

荒洞

♀ 1016. 典型的嶺鼠。測算: 頭胴長 98mm; 尾, 145; 耳; 18; 後肢末節 27.5

10 社鼠 RSTUS CONFUCIANUS

荒洞

♀; 1020, 1022。此為真正典型之 *confucianus*。

11 黃狨 MUNTACUS REEVRSII REEVEQSII

樂昌

♂ 1031

一、新疆南部西藏西部所產動物之一斑

[關於 Captain Deasy 之小規模的採集之記載]

G, E, H, Barrett-Hamilton

Proc. Zool. Soc. Mar. 6, 1900, P. 19C—197

此篇所記之小數哺乳動物標本總數只十六個；種亦僅五，且皆嚙齒類。然本文之材料雖少，但極關重要；以此次採集所得一種鼯及一種跳鼠，余分別名之為 *Allicolus lama* 及 *Dipus deasyi* 者，均為前此未經記載之新種，故即退一步不論地而論物時，此次成績已可稱為特別。此外尚有一種特異之 *Euchoreutes naso*，自 1890 年 Mr W. L. Sclater 就 Hon. Charles Ellis 在東部土耳其斯坦所及標本作記載後，久久不復聞于世，茲行獲得是種（實亦可以代表此屬），又為大英博物館之哺乳動物標本，增一罕有之珍品矣。

茲分記其所獲各種標本如次：

1. *Meriones Cryptorhinus* 短鼻紅尾鼠

Meriones Cryptorhinus Blanford, J. A. S. Bengal, ii, P. 108, (1875).

No. 99, 11.5.1. 焉耆 (Kara Sai) 新疆，七月九日，1898 地高 9500ft.

2. *Microtus (Allicola) lama*, Sp. Nov 西藏高山鼯

♂及♀ No. 97.1.21.3; 971.21.4. 西藏西部阿魯覺湖 (L. Arucho) 東南二十五英里處。地高 16000 ft, 1897 八月。

Υ. No. 99.11.5.2. “帳幕中,” 新疆。地高 17,800 ft. 1898
八月八日。

本地俗名 “Such Kun”

模式標本, No 97.1.21.13.

記載: 外形略與 *M. stracheyi* Thos 相似, 唯齒及顎骨後端極似, *M. roylei* Ogilvie. 又 M1 有八個凸出之角, 復與白尾高山麩 *M. albicauda* 相似, 唯其尾較短。

模式動物之測算 (以 mm. 計) —— 乾燥之皮。頭尾 115, 尾 12; 後肢末節並爪 19.5, 後肢除爪 8; 耳, 11.

頭骨 (後方略有破損) 額間闊 4.5; 鼻骨長 8.5; 腭骨長 (由腭骨後緣量至門齒前緣) 11.5。

標本中 Υ 似為一幼者。

3. *Dipus deasyi*, Sp. Nov. 狄西氏跳鼠

模式標本, No 99.11.5.3. 奴勒 (Nura) 新疆。地高 7500 ft. 1898 十月六日, (原來號碼 73.)

記載: 外形略似 *D. leptus* Blanford, 唯背面毛色較雜, 且褐色較淡; 其正確色彩大概在 “Ecru drab” 及 Fawn Colour 之間 (註一)

頭骨; 極似 *D. lagopus* Licht. 唯齒形較大, 其特徵形質點 (Patterns) 亦不若 *L. lagopus* 之複雜。

模式標本之測算, —— 頭胴 125; 尾 160; 後肢末節 59;

耳，18 (皆得自靴皮之測量)。

此為一種極新鮮之跳鼠，現在 (1930) 尙未發見有其極近之近親種，故不必詳為記述。余敬以發現者之名為之命名。

4. *Dipus Sp. inc.*

Nos. 99, 11, 5, 4; 99, 11, 5, 5. 兩個皆未長成之雄者° Khotaz Sangi, 在新疆和闐 (Khotan) 附近。地高 4700 ft, 898 十月八日°

以其未達成熟期，不克齒定究為何種，唯頗似為狄西氏跳鼠之幼者。

5. *Euchoreutes naso*

Euchoreutes naso, W. L. Sclater, P. Z. S. 1890, P. 610; Nos. 99. 11. 5, 6, 7, 8. ♀ 葉爾羌至和闐之間之道上, Ak Langar, 地高 4500 ft 1898, 七月三日。

本地俗名 “Sarok Kuruk” (禍尾之義) 原有 *E. naso* 之標本，雖稱得自東部土耳其斯坦，究無確實之地名 (Locality) Captain Deasy 此種標本之來，適足補此缺憾。所謂 Ak Langar, 為一戍所。此標得自夜間，故 Captain Deasy 雖能表示此地動物極多，但其習性則不能舉。

6. *Ochotona ladacensis* 拉達克山兔

Ochotona ladacensis, Günth, Ann. Mag. Nat. Hist. Ser. 1, xvi, p. 2

13 (1875)

No 99.11.5.9.○ 新疆耶帕爾翁古 Yepal Ungur, 地高 150
00ft, 1898, 七月二十二。

No 99.11.510,11 兩種。產地及地高同, 1898 七月二
十日採集。

No 99.8.10.1. 新疆札得庫蘭烏集 (Zad Kuan Urgi) 地
高 12800ft. 1897. 十二月二十五。

No 97.1.21.1. 藏西阿魯覺湖東南二十五英里處。

No 97.1.21.2. 同上。

(註一) 參看 Ridgway " *Nomenclature of Colours* " 1886 P1.iii.

關於中國靈長類之記載

一. 關於海南長臂猿之記載一束

R. I. Poock, 原著

Proc. Zool. Soc. 1905, vol II, P, 168—180

[此猿彼時(1905)正飼育於倫敦動物學會動物園中。]

I. 成熟時之年齡

1904年一月二十六日, 動物學會承Mr. E. H. de St. Croix之託, 代為蓄養其1867年七月十一日在海南島獲得之海南長臂猿 *Hylobates hainanus* 雌者一頭。由其獲得至于現在(指1905五月)計已歷六載又七個月。猿之主人據海南島居民之証明, 而深信此猿在被捕獲時, 大概距降生已有六週。惟據稱其時猿已斷乳, 且對於食事之料理, 已見完全之能力其年齡或較彼等所假定者為大。則以吾儕推想所及則其時彼窠已有半歲, 其降生之頃, 當在1897之初。

在1903年十二月第一週之抄, 見有月經。此為成熟之表徵; 証以到園後此猿之體形已不復更有增大之事實, 吾人可斷知此猿之成熟, 約在七歲時。就各種長臂猿(Gibbon)和互間極密之親緣與乎成熟個體大小之約略相等言, 更可推論大概此等猿類由幼態達于成熟, 平均必須七年。(註一)

II. 月經

對於長臂猿之月經的知識;現在似尙不甚多。據 Dr. Keith 之記載 (P. Z. S. 1899 P. 297) 黑猩猩 (Chimpanzee) 之月經爲血紅色,量甚多,每月一次,每次約三日。此海南長臂猿亦爲血紅,污染于籠中之地板上;看管此猿之 Marsbridge 相告,倘依彼昔日看管園中有名之黑猩猩 "Sally" 之經驗言,若以其體之大小作比例,則此猿所排月經之量,亦大概與黑猩猩等。

其外生殖器因特別膨大故,極爲明顯;經期前其外形並無若何顯著之變化。此點爲長臂猿與其他同屬于獼猴科 *Cercopithecidae* (如狒狒,如獼猴,如 Mangabey 等) 之猿類不同之處,而由歷來之文獻與口頭傳說言,與黑猩猩亦復大異,惟其相差之程度較小耳。由 Marsbridge 與 Robertson (園中司管類人猿者) 之助,余得將秋,冬,春三季中此猿月經出現之日期作一詳細之紀錄。第一次爲九月十二至十四,第二次爲十月十四至十六,第三次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一。

十二月中,此猿患流行性感胃而轉成痢疾,因而體質 (註一) 有一種名爲 Siamang (*Symphalangus*) 者,其體形較他種長臂猿爲大,其他相異之點亦頗多,則對於此種假設當視爲例外。

大有虧損，至於極為虛弱。此月行經之期適在病中，故十二月全月遂不見有月經。至一月中旬，其健康雖已恢復原狀而月經迄未來潮。竊以為此冬期兩月中不見行經，或由病阻，或每年此時竟為其正常本不行經之期亦未可知。此問題唯有待來冬，如此猿尚寄養園中時細細觀察，始能決定。二月六日復見月信來潮，至八日始退。後此每間一月上下，即繼續行經一次，尚有規則。由是余以為吾人頗可以斷定長臂猿之行經間相隔之時必較普通陸法月峇長；每次行經之期，則為兩日至三日。

III 性的識別。

當 Mr. de St. Croix 最初送此猿來園寄養時，彼即告余謂此猿為閹割之雄者，且指其大形之陰核以見示，蓋彼誤以此為陰莖也。其裸露而膨大陰唇，彼則謂為閹割後未全愈之創口。至 1903 年十二月間運來英土海程中第一次發現之經水，彼則謂為為迫令坐于其旅行時所居籠中之壁板上磨傷所出血。又告余謂留居海南之人深信長臂猿之雌者絕不到海濱各地，故亦無從獲得。

由此種訛傳與此猿之陰莖狀陰核，遂令 Mr. de St. Croix 對於此猿之性別起誤解。惟彼謂並未親見其受閹割，尚存一線之疑耳。由此種種訛傳的信仰，吾人可推知歷來歐洲學者常有之錯誤，以雌猿為彼閹之雄猿者蓋即由

於此等雌猿之陰核與舊世界所產他種猿類雌者較時實
 遙長也。卽如 Dr. Harlan (其文題見後文註五) 在細剖
 其所定爲 *Hylobates concolor* 之猿之生殖器官後,乃命此動物
 爲“一種雌雄同體之猩猩, An Hermaphrodite Orang-Outano” 以
 管見言, Lesson 氏對於 Dr. Harlan 此文之批評,至爲公允,其
 斷定此猿爲一未成熟之雌體,實亦不易之論。Pousargus 雖
 實未見 Lesson 氏之文,但亦推得同一之結果,謂有一模式
 的 *Hylobates nasutus* 爲一幼稚之雌者,其陰核發達異常,且下
 面有溝,在生殖系統之情形上,實全與 Dr. Harlan 定爲“雌
 雄同體之猩猩”之長臂猿相同。以 Harlan 及其同事之
 兩博士之熟諳人體能解剖,在解剖此猿時,儘有最佳之機
 會多方研究,而猶不免有所蔽而誤定其性別,則一班歐人
 之居留海南者,其陷于同一謬誤,固無足怪也。

由余觀察之結言,海南長臂猿之陰核,與 Harlan 所圖
 繪而記載之標本相似,極類於普通靈長類之陰莖之在陰
 莖下裂狀態中者。僅將其構造略變,卽可變此器官爲一
 密閉之管以爲排尿道。長臂猿在類人猿中爲下等,此一
 點容或頗關重要,以在最下等之原猴類(卽狐猿)其尿
 道竟直貫陰核中也。

IV. 色彩變化

據 Mer. de St. Croix 見告,謂聞海南本地居民言,此動物

之幼者，無論雌雄，自初生以迄生後若干時，其毛色輒必較淡於親體。彼所得此猿，初來時亦為暗灰色，但不久即漸變深，至後乃全部變黑；後此數年此猿在彼飼育中，始終為黑色。及後移送動物園中時，不數週而忽又變灰色。Mr. de St. Croix 于三月八日此猿抵倫敦後約六週時親來視此猿，亦見其色彩確有顯著之變化。在春間及夏中，灰色驟旺，唯尚非全體一致。至中夏時，據余筆記所載，頭部黑而兩側各有灰色之帶一帶，由肩部延至于耳，鬚帶白，頸之背部帶黑；體表大部分黑灰色；在腹側近于腹部處有極多量黑色較深之毛。由頸骨處起至于腹部之上端，有一大塊三角形之黑斑，前方大而後方小，兩側各界以灰色部分一塊，其色調較淡於黑。股及肱均較其肢之遠體部為淡。此時已不復能辨知其為一月杪寄園之猿矣。中夏以後，灰色仍繼續增加不已，上述各黑色部分之黑色素，漸漸銷退，唯胸部及顛頂部銷退最遲。其外形乃與 *H. pilatus* Gray (P. Z. S. 1861, P. 136, Pl. xxi) 酷似，唯胸部之黑斑塊較小，顛頂部之黑處亦不如其分劃鮮明耳。在早秋中，猿全體變為巖石色（即銀灰），唯頭部中心尚有一線縱走黑線，向兩旁及末端漸漸淡至于無有。

現在（1905 五月）其色為帶褐之灰或銀灰。色觀隨光線而異。其黑色之頂尚存有一塊黑斑，在兩耳間

處最深最闊。前額部則淡為褐色；及頸之背面，又狹為一長條。胸部之毛變淡變稀而顯出其下所埋藏之黑褐色皮膚，呈一暗色之三角盾狀，第四指趾，亦保存其黑毛。肩部之長毛，其色亦黑。

吾人已知有數種長脊猿如 *A. leuciscus* 等，據 Dr. Hose 言其個體之色彩變化極劇著；有時直與松鼠及狐猿相似。唯某一個體達成熟後其體色竟變化至于如 Mr. de St. Croix 所得此標本者，余實未之前聞。此種變化，與人髮之隨衰老而變色以及北極狐數種在近冬日時忽變其色者，（註二）情形正復相似。其變化並不在毛髮本身之脫換亦非由于外界環境的變化或藉其他外力以改變其色彩，其起因乃在于動物之本身內部，換言之，即為一種組織上的原動力的變換也。由是，吾人可名此現象曰 成長褪色作用 *Couescence*，以別於日光之力或其他漂白劑所引起

（註二）在動物園中見有北極狐兩頭，其一終年暗色其一則近冬時即變為雪白。冬期中之毛，至夏即皆轉換為一種帶暗影之褐色毛；此毛在八月最盛美，唯漸長則漸淡，其所含色素亦即逐漸減少。在秋期無論其冬日原為白色或為青色者，均無如春間之脫毛；故其所以變色，實毛中色素破壞而非由於毛之本身脫換也。Major Barrett-Hamilton 觀察北極野兔所得結論亦同。

之脫色。

海南長臂猿，變色與月經始潮同時出現之事故，尤當特別注意：月經之來，為 1903 年十二月間，而其變色則起自 1904 年之二月。

大英博物中所藏兩個海南長臂猿之標本，皆為黑玉色；其一固已達三分之二之成熟，其他一個，據 Mr. Oldfield T. H. omas 之檢定，亦尙未達十分成長，Mr. de St. Croix 所得此猿，則既經成熟，似此，吾人頗可以推斷此種長臂猿在達到成熟時時，必由黑色變為灰色。唯據 Mr. de St. Croix 之另一報告，謂彼在南南島時，曾見另一海南長臂猿為雄者，其毛呈黑玉色，與彼所得此猿未來倫敦以前時之色觀正同，且曾籠蓄之甚久，可斷定其在彼得見之之時，確必已有十二歲，則此說似又未必盡然。

然則海南長臂猿之成長褪色作用究竟是否為一種性的特徵，為成熟雌所特有者邪？自事証上言，則吾人寧取肯定的答案。縱以吾人此間所得見此猿之變化為僅有之一成長雌，未能遽概其餘，姑置而不論，然 Swinhee 君在其所發表之論文中，努力搜集彼力之所能及之材料，曾引有該島瓊山縣誌上之一段記載，謂此猿之雄者為黑色而雌者則為白色，不啻吾人此假說之一種鐵証也。（P. Z. S. 1870, P. 244 等）

V. 種名

此種動物正確的學名至今猶未決定。現在在園中飼養之標本，(註三)經證明其與 *H. hainanus* Thos. 之模式標本及前此曾在動物園陳列現亦歸大英博物館之標本相同；兩者均曾經余細細比較。據 Matschie (註四) 所云，則所謂 *hainanus* 者，實即 Dr. Harlan 之 *concolor* (註五)。此說完全以 *hainanus* 與 *concolor* 之色彩相似為根據；但不幸而其原來假定 *concolor* 之產地為婆羅洲一事，已屬錯誤。同時據原來關於 *concolor* 之記載，則其毛為‘密柔軟而鬃曲’。後述之兩特性，在可得檢驗之三個 *hainanus* 標本（并有幼者在內）上無一能相符合。其毛誠密，然平滑，比較上頗硬，與現蓄園中由彭亨 (Pahang) 得來之幼小 *H. lar* 之不平而柔軟者固大異；與大英博物館中所藏之 *H. agilis* 之標本，毛作絹絲光柔軟者，亦同一不相類。

更有進者，Trouessart (註六) 根據 Lesson (註七) 之不合理之提議，以為 *Concolor* 一字為 1825 年 Harlan 所用

(註三) Sclater, P. Z. S. 1892, p. 541

(註四) SB, Ges. Nat. Freunde Berliand, 1893, p. 211.

(註五) Jour. Acad. Sci. Philad. v. p. 2, p. 231 (1827)

(註六) Cat. Mamm. Suppl. 1904, p. 6.

(註七) Bull. Sci. Nat. xiii, p. 111, (1827)

以爲一個幼小之 *H. (Symphalangus) syndactylus* 之種名者，故當以 *H. harlani* 代 *H. concolor* 由是所謂 *concolor* 者，實卽爲 *syndactylus*，而 Harlan 1827 所檢証之一個，則爲 *H. harlani* 又以據 Matschie 之檢定，此種 *hainanus* 爲 *concolor* 故，更改 *hainanus* 而並名之爲 *harlani*。然 Troussart 對於 Harlan 氏 1827 年所刊布之文，並未述及；余於皇家學會書目中細查之，亦絕未見有 *concolor* 一名曾經用過之說；而在 1827 年 Harlan 之文（訂在 1825 年卷中）及 Lesson 氏幾屬同時所作對於 Harlan 之批評一文中，亦絕未道及，故余以爲 Troussart 所云，必出于一種誤會。惟無論如何，Harlan 1827 年所記載爲 *concolor* 之標本，後此同歲爲 Lesson 重訂爲 *harlani* 而 Ogilby (P. Z. S. 1840, p. 20) 更誤爲 *H. niger* 者，既屬來自婆羅洲，其毛又密，軟而鬚曲，僅毛色一點確與 *hainanus* 相似。毛色原屬公認爲此屬中極易變化之一種特性，同時此種又極與 *H. syndactylus*（註八）相似，則據鄙見言，若不加限制而遽謂 *hainanus* 卽爲 *concolor* 未免尙早也。

復次 Pousargus（註九）謂 *hainanus* 實爲就一與安南東
 （註八）Harlan 謂 *concolor* 與 *syndactylus* 暨同屬中其他五種皆不同，以其全體皆黑也。據是以言，吾人直可假定 Harlan 並未得見 *syndactylus* 唯余尙不能謂 *concolor* 實卽 *syndactylus* 以 Harlan 謂彼所見之 *concolor* 標本無曠囊也。

京得來之一個 *H. nasutus* 的模式標本同種之動物而作記載者。此蓋亦以色澤之同為根據而立說者耳。關於 *nasutus* 之特性，除具特別“精緻之小鼻，”因以得名外，別無所知。然 *hainanus* 之鼻，則並不特別精緻，與同屬中他種，由鼻上實無從區別。故欲斷定 *Nasutus* 與 *hainanus* 是否一物，必待重檢 *Nasutus* 後始能決定。Troussart 曾一見 *nasutus* 之模式標本，彼則以 *nasutus* 為 *hainanus* 之亞種。

總之，由此種種以視之，余以為定 *hainanus* 為此種之種名，實不必再事掙搢矣。

VI. 種之特徵之記錄。

面，耳，手掌，腳趾，皮膚皆黑，面部略帶有褐色。虹彩及眼球之外露部亦帶黑色。毛色為極均勻之黑色；其尖端則呈光輝而作灰色；毛基帶黃褐，具有褐色之渲染；其顯示部分在反射光線中呈銀灰色之光澤，在直射光中則為巖灰色。在由黑色變而為灰色之時，其毛色為兩者之雜色；

(註九) Bull. Mus. Paris, 1900, p. 271 Pousargus 以 *nasutus* 命名之理由與證據告之 A. Milne-Edwards. 然 Milne-Edwards 所述及 *nasutus* 時, (Le Naturaliste, 1884 p. 497) 並未有若何之詳細記載。故余作以為 Kunckel d' Herculais 既為將此種名與其性質作連結記載 (Science et Nat. ii, no 33, p. 86 (1884) 之第一人，則記載權當在於彼。

初變時黑勝,變化時完成時則灰勝。

頭頂有一縱走之中心黑塊,邊緣不整齊,向後延展成一狹長之黑色帶。第四指趾名有稀薄之黑毛,眉際之長毛皆黑。脰部及四肢之毛略長,軟而密,但表面極平滑。唯其軟非如吾動物園中幼小 *H. lar* 之如羊毛狀柔軟,亦非如大英博物館中 *H. agilis* 之美麗而帶絹絲光澤。在前額及顛頂毛較短,細而尤密,生活者且頗有近乎 Pompadour 式之風格,在顛頂部全部植立,而在前額則幾于水平突出,故頭部之外觀,頗似遙較高於吾園中所飼生活之 *H. hooloek* 及大英博物館中所藏 *H. lar*, *H. pileatus*, *H. leuciscus* 剝製標本其額髮向後平出者。簡言之,此海南長猿臂之額髮似曾刷向上方,而其餘則係向下順掠者也。唯在大英博物館中所藏之兩 *H. hainanus* 則其顛頂髮,總角之觀,固不若生者之盛,其長亦遜。顛部之毛,就一般言,亦屬向上豎立者。在掌之背面循前以上至於腕背其毛尖指向尺骨側,愈近肘關節愈顯。反之在掌心及順掌心以上橈骨一側之毛,則逆向于腕。掌心有毛叢一,爲此兩種排列不同之毛匯聚而生。此毛叢循肘部橈骨側而來,上至腕之尺骨側而止,在尺骨一側,其毛向心而生橈骨側則爲遠心的排列。脰部之毛皆相背排列,唯腹部則兩側向中心生長終在腹部中線相遇,而成一縱走之毛叢。此處卽此猿取坐

勢時其兩股之內側所歷之處也。股之外部，其毛向上（求心）生長，腿部則作向下（遠心）生長。

VII. 附記。

此海南長臂猿之鳴聲，與 *Hoo'lock* (*H. hoolock*) 全異。為高音調之震顫，全部之音皆一致。其聲較 *Hoolock* 最高調鳴聲尤為尖銳。大概每次為三至六聲之續呼，頗似為由舌顫動而發之音。然事實上余深知其發音器官實為兩層。發聲三響至六響後，輒復少停然後又繼續發聲。可以拆法表之如次：

“hoo hoo, hoo hoo, —' oo hoo hoo—hoo hoo hoo hoo—” 而 *Hoolock* 之呼聲則為：

“hah, hoo, hah, hoo, hah, hah, hoo, hah” 其 “hoo” 之一聲較 “hah” 為低，恒在呼聲末尾發之。

海南長臂猿怒時或懊惱時，表示，為在喉部作長聲之吁啼，連續數數出之，刺戟初起時中間且恆間以呼喝。

園中所飼 *Hoolock* 及 *Lar gibbon* 皆不時飲水，其飲水之法為浸手背及指節于水盤中，返置口中以吮之。故 *Colticekell* 之陳述，謂 *Lar gibbon* 恒以手掌掬水而飲，與 *Hoolock* 之以唇就飲于水不同云云，與吾園中所蓄兩猿之習慣皆不合。

但海南長臂猿幾于每欲必直接以其口就水器，唯極少之例外時偶用其左手。是殆或由于某一種之災害，使其

乘以右手飲水之習慣，而其左手又恒用以支持其體于其籠中之梁柱及樹枝上，非釋手不能用以飲水，故遂成以口就飲之習慣歟？

以手飲水之習慣，在長臂猿極為普通，是殆為樹居生活之結果。蓋為求避免下地面起見，自恒以舌舐飲近處樹葉上之雨水；同時即伸出其手，濡遠處葉上口所不能遠處之水以供飲，濡水時，其多毛之手背吸水自較光滑之掌心為多，積久遂成習慣矣。

於此吾人又有一甚有趣味之事實，可資談助者，即 Duvaucel 謂彼曾在薄叢中見母長臂猿，携其幼兒赴水濱以己手為兒輩滌面之故事：以余觀之，對於滌面一節，不能無疑覺 Duvaucel 未免臨以成見。蓋若幼猿果如若輩之習性，附於母猿之胸際者，則其母以手取水飲其幼兒之時，其舉動在遠處視之，固頗近于滌面也。

在四手靈長類中，長臂猿為用手以營樹上生活用足履地而行之傑出者，其他各猿不能與比也。即在靈長類全目中，兩足直立之本能，除特化為兩足之人類外亦實以長臂猿為最高。

普通猿類雖亦略能起立行走但其量至為有限，故尚不能不謂為四足類，凡在地面行動時，攀緣巖石上時，撥升樹木時，皆手足並用。大概攀援最活潑之猿類，其尾長而不

具懸持物體之能力；如 Mangabay 等其尾恒用為一種保持身體平衡之器官。此類之猿飛躍時姿勢最佳，力量最大，以其體之下半部具有絕大推進力故，故能以極大之速率由此枝越至彼枝。彼輩之向前進行，自以此種方法為最老到，與他種猿類及狐猴之運動方法相比較時，實程度上之差異而已。然長臂猿類所用之方法，則大不相侔；彼輩往來樹間時，恆彎曲其下肢於體旁，以求進行時不致與他物發生障礙，而在樹枝間飄然來往；其運動之力，全出自上肢。兩群之體，皆特化而適于樹上生活，然其生活之方法，則不相同；由是吾人殊不能信長臂猿係由活潑之長尾類樹居猿如 Mangabay 及狐猴等進化而來；正如吾人不能相信以尾游泳之鯨類係由以鰭游泳之海豹類進化而來也。

關於長臂猿種類由來之結論可純由其生活習慣推尋而得，初不必遽顧解剖構造上的比較也。

若將似人猿類依其兩足行動之本能為次第而排列之，則結果所得猿：1 長臂猿，2 大猩猩，3 黑猩猩，4 猩猩。長臂猿舍能直立及行走時能不需以手拊地支持其體外，且能以兩足絕塵狂奔，若以體之大小為比例言，其奔馳之速度直可與人相等。受驚時則亦如人之立即狂奔，不若他種似人猿之以手作倚仗也。有時若輩且能兩足并立而向前跳躍，唯此類之例較少。（註十）

大猩猩亦能直立能步行，唯遠不如長臂猿之易；至於其是否能直立奔馳與跳躍，（即兩足同時離地以前進）直猶可付之闕疑；受驚時殆決不能直立而奔馳如人及長臂猿之習慣。平日之步行，多為四足式的。

黑猩猩亦然，其行多為四足式；在平常狀態，健康無恙時，在地面運動時恆如狒狒等下等猿類之“手足並進”。由此一點言，黑猩猩實較近于果然等長尾猿類而不近于類人猿。其行于地面時遠較大猩猩及猩猩為速；唯余殊不敢言其四足之步行是否能如長臂猿兩足的步行之速。亦如狒狒然，略能直立而行走；亦尙不及大猩猩之容易。

幼猩猩之步態，直可命之為笨拙的四足獸。余絕未見有能不需手之支撐而直立者。其後肢之荏弱與其體軀猥狃使之不克作兩足式之步行；縱非絕不可能，但亦必極為困難而令之不敢輕於嘗試。其體形之構造，實不適于地面生活。

由是吾人若四足活動力為次序而排此四種似人猿時，則當為 1 黑猩猩，2 大猩猩 3 猩猩 4 長臂猿。

倘以此種次第與按攀緣之熟諳與樹上生活之技巧而排列所得之次第比較觀之，尤為有趣；蓋若依後種方式

（註十）此等記錄及以下之陳述，皆為就本會動物園中所飼各種類人猿之經余目見者觀察所得結果。

排列,則爲 1長臂猿 2猩猩 3黑猩猩 4大猩猩。4長臂猿於此方面方法上與熟練上均佼佼卓異,其他三種則不過彼此之間有程度的差異耳。

綜括上述,吾人可得結論如次:——

長臂猿爲最熟練之攀緣者及最巧之兩足步行者;而爲最拙之四足動物。猩猩在攀援中爲第二,四足行步中爲第三,兩足步行則最拙。大猩猩在攀緣中,當居末位,兩足步行及四足步行均爲第二。黑猩猩之攀緣能力及兩足步行能力均第三,而四足步行則最矯捷。

吾人既知猿類之運動,無論其爲卷尾猿科 *Cebidae*, 爲絹絲猿科 *Hapidae*, 或爲狐猿,皆爲四足式的;——無論其爲樹居或居地面其前肢與後肢之運用程度大抵相同,則由上述之結論更可推得在此一方面黑猩猩之脫離原始狀態實最遲,大猩猩在兩足步行方面發達稍著,而同時即失去攀援能力之一部分;猩猩則於地面生活之能力,喪失更多,但同時其樹上生活之技巧則大爲發達;長臂猿之兩足步行能力與樹上生活之技巧;發達最高,同時其四足步行之習慣,則喪失最多。

此種排列法,與普通流行教科書上所用以人體爲標準而將其身體構造之異同程度作次第排列者適相反對,據構造上言,則長臂猿決不起自現存之長尾猿類,而爲早

早已習得猩猩及類人猿之性質之一種古代猿猴，失去或不知有長尾猿類之攀緣的方法與技巧者變化而來。若輩或起于一地面生活樹上生活程度與黑猩猩同等之種型，後來因在樹枝間飄泊欲免除偶爾墜地時所受之損傷，乃漸漸變小其體形，減輕其體重以成今日之形狀者。其上肢肌肉之發達，力量之巨偉，軀幹之輕俊，下肢之力量等，殆為同時發達者，由是始能使若輩在叢林中來往自適，縱或因樹枝偶爾迷失或折斷，亦能輕輕及地，而奔尋最近于體畔之樹枝以求安全。長臂猿自高處墜下能保其安全之習性，可以 Mr. de St. Croix 所親見之一事實為之證明，彼曾見彼所得此猿自兩丈高下之處一躍及地而毫無所損。蓋當其躍時，足趾甫及地即立縮其膝，正如吾人登高下躍時之狀態，以求減滅其時所生之震動。

外此尚有一事，與類人猿之習慣頗有關係者，即其耳之大小是。余前曾述及猩猩及黑猩猩耳殼之大小，與其生活習慣頗有關係。猩猩之生活，以樹上方面為多，故較安全。至于黑猩猩則在地面取食時必須有極靈敏之耳，始能辨危險之遠音以立刻逃至樹上。長臂猿之耳比較上頗大，蓋亦以為與黑猩猩同等之用，藉銳敏之所覺，以保其安全耳。唯此種解釋，於大猩猩似頗不適用，蓋大猩猩之生活雖在地面時多于在樹上時，而其耳則甚小。願吾人

須知大猩猩自衛之能力較強,不易受襲擊,故其耳可以略鈍而不慮敵人之來臨也。於此,更有一事頗須注意者,即產于非洲西部之兩種類人猿,——黑猩猩與大猩猩,與產于東印度群島之兩種,——猩猩與長臂猿中,其大而力強者,其耳皆小而不甚顯著,而較小較弱者,其耳即非常發達。

中國產有蹄類之記載

一. 關於四不像

(一) 四不像之換角

P. Z. S. 1901, Nov. (9 P. 472)

Mr. L ydekker 以照相表示四不像 *Elaphurus davidianus* (P'ere David's deer) 之角每年有兩次之脫換, 第一次在交尾期; 第二次則在交尾期後半年內。

(二) 海南島與四不像

P. Z. S. 1904. May 107, P. 83 et P. 128-179

Mr. Oldfield Thomas 陳列一中國畫家所作四不像一母一子之畧圖, 據謂此鹿為海南產。但不幸此畫家誤將北京鹿 *Cervus hortulorum* 之角戴於此鹿之頭上, 故幾成誤會。畧圖為就海南領事 Mr. E. T. C. Werner 所蓄之標本而作, 據此則此鹿在海南島似尚有生存者。唯究為該地原產抑屬移來, 尚不可知, 故 Mr. Lydekker 刻已與 Mr. Werner 通信討論此事矣。

Mr. Lydekker 接得 Werner 君覆函, 始知此鹿之圖為鹿死後追憶而作; 且此鹿究竟是否四不像, 尚屬一絕大疑問。但 Werner 又述及彼深信此鹿必曾在海南島生活。

後此再問及繼 Werner 而任海南領事之 Mr. Hughes, 則謂以彼所知, 海南實未嘗有此鹿。前此之圖畫, 殆全出自想像

中。據是則海南島究竟是否曾有四不像之存在，尙屬疑問也。

二. 阿爾太山產之鹿之換角之情形

Frederick Gillett 原作

Proc. Zool. Soci. Nov. 15, 1904 p. 179,

本會 1897 年八月十日購得阿爾太山產鹿 *Cervus eustephanus* 一頭,當時其健康狀態甚劣吾人且以為不復有存活之希望矣;乃次年竟換角三對,且與兩牝鹿交配,而生一牝鹿及一牡鹿。此幼牡鹿生後十二月即脫換其胎角,後此長至極大,且生有具十二枝之角,已售之于 Hagenbeck。

現在園中飼養之鹿,在 1902 五月二十八曾換角一對,1901 亦曾換一對。後此 1903 一月六日,同年七月十日,次年四月二十三日皆曾脫換。

三. 宜昌麀

R. Lydekker. 原作

P. Z. S. 1904, June 7 P. 166-169

麀 *Elaphodus* 之屬前此已知者僅有兩種:即西藏麀 *E. Cephalakhus* 及寧波麀 *E. Michianus* 是也。前種產於西藏之漠平,(譯註)爲本屬之模式,後一種則產於中國東部海濱浙江省之寧波。今余又得一種,爲此屬之第三種矣。

數日前 Mr. A. E. Leatham 來自自然歷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見訪,出示幼雄麀 (*Elaphodus*) 之頭骨一枚,皮一具,爲彼去歲在中國中部湖北省宜昌附近山中獵得者。宜昌距寧波約一千英里有奇;而 Leatham 君此鹿又得自距水濱極遠之山中;寧波原產之 *E. Michianus* 則產于流經甯波之甌江江岸荻港中。可知兩者顯爲相異之物。由 Leatham 此鹿,遂引致余赴大英博物館查視,結果得見有 Mr. F. W. Styan 1901 在宜昌所獵得一成長雄麀之頭骨全副及皮一具。

(標本編號 B. M. No. 1,3,2,17,)

Mr. Leatham 之宜昌麀,其外形與寧波麀不同之處,即其色彩較暗而較均勻。全體均爲帶黑之褐,唯至肢部則幾于全黑;尾部則白色較多,僅背面近基部之三分之二爲暗色,其尾尖全白。

Mr. Styan 所送來之成長雄,其皮褐色較盛,唯背部之中

既以下略黑，亦幾於全體均勻一致。至其與寧波麝之色彩究竟差異如何，則極難說明；以寧波麝之標本已因久置曝露而漸退色也。

以 Mr. Leatham 所得未成熟頭骨之尚保有乳白齒者，與年齡極相近之一雄寧波麝頭骨相較，覺其鼻骨在絕對值在比例值上均遙較短，前者之長為 $1\frac{7}{8}$ 英寸，後者則為 $1\frac{1}{8}$ 英寸，額骨基底長度，在前者為鼻骨長之 $\frac{1}{4}$ ，而在後者則尚不及 $\frac{3}{4}$ 。復次，則宜昌麝前上乳白齒，前後之長遙較短于寧波麝，上顎永久白齒之形狀，兩者亦復不同。

兩頭骨均不顯角梗之痕跡，可知其角之發生殆必甚遲。

在成長之頭骨中，亦有同等可注意之差異在。以 Mr.

Styan 所得宜昌麝頭與寧波麝之長成雄者之頭 (No. 78.

11.14.3) 相較時，在幼者所得見鼻骨之差異亦極顯著：宜昌麝其長為 $2\frac{1}{8}$ 英寸，寧波麝則寬為 $3\frac{1}{2}$ 英寸。寧波麝角梗發達較著；有一向外遙長之隆起與眼窩相接（見圖 1）；唯此種特點或為年齡上之差異所生之結果亦未可知。又寧波麝在眼窩下之顴骨，其扁平面甚為狹小，而在宜昌麝則較為闊大。最可注意者，即眼窩前之凹窩在宜昌麝之頭骨上者較圓較深，位置亦較平正。更足驚者，則為兩者間犬

齒長度之差異：宜昌麝之犬齒，其長度竟達年齡較大（此由角梗可以推知）之寧波麝者之兩倍。此種差異，竊以為決非年久磨損所致；蓋此等草食獸之犬齒，既無足以致磨損之緣因，而寧波麝之犬齒余亦實未見有磨損之痕跡也。又圖中所示前顎骨之形狀及位置，雖有頗大之差異，然就余之經驗言，此種地方實為變化極不一定之處。

又將此種與西藏產雌西藏麝 (B. M. No. 92.7.13.1) 相較時，覺兩者間相似之點較多；在眼窩下面之骨片，相結之堅牢程度相同，眼窩前之凹窩形狀亦極相似。又鼻骨之相關的長度，相差亦不遠，其直長大約均為顛底骨之¹/₃。然一瞥之下，可立即辨出西藏麝確另為一種，以其形體特別巨大也；茲將四個鹿之顛底骨長度表列之如次，以供比較即可明知。

| | | |
|-----|-----|--------------|
| 寧波麝 | 雄 | 6.500 inches |
| 寧波麝 | 雌 | 6.250 inches |
| 宜昌麝 | 成長雄 | 6.375 inches |
| 西藏麝 | 雌 | 7.250 inches |

雌鹿頭骨既較雄鹿為小，則此西藏所產之麝，決不為與宜昌產同種之雌者明矣。

若吾人能得西藏麝雄者之頭骨一具，以作比較，余深信其必與宜昌種有許多重要之不同點，可以舉出，以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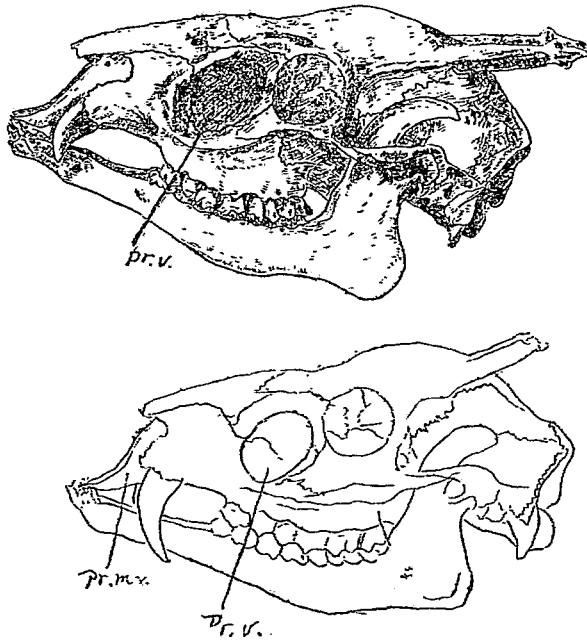


圖 1. 成長雄寧波麋(A)及宜昌麋(B)頭骨之左側觀

kn, mx 前顎骨 kr, o, 眼窩前凹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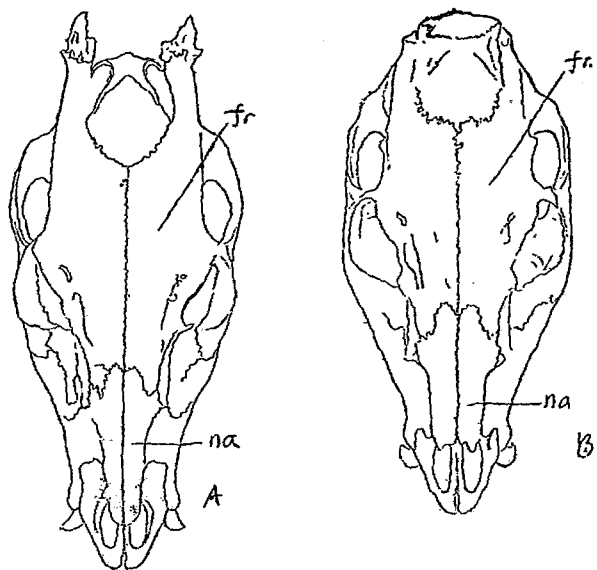


圖 2. 成長雄寧波麋 (A) 宜昌麋 (B) 頭骨之上面觀

fr 額骨

na 鼻骨

產者其頭骨既較爲狹長,而其眼窩前凹窩之壁亦較堅實也。

無論如何,宜昌麝終必與西藏產西藏麝不同;蓋其形體實遙小也。

由上述種種差異言,則宜昌麝實爲特殊之一種,可名之爲 *Elaphodus ichangensis* (Cf. Abstra, P. 78, 1904, No. 9, P. 10, June 14,) 與波麝相較時,其毛色較暗較均勻,尾部白色較多,角較小,犬齒較大,鼻骨較短,眼窩前凹窩較小較深輪廓較勻正;與西藏麝相較時則全體較小。

此麝之模式標本當爲 Mr. Styan 所得之成長雄。未有一事,尙當述及者,即 Mr. C. B. Rickett 在寧波以南甚遠之地福建清風嶺 (Fing-ling) 所得之一雌麝之皮及頭骨,此頭骨與雌寧波麝極爲相似,唯形體較大;其顛底骨之長,計有 $6\frac{3}{4}$ 英寸,而寧波麝則僅 $6\frac{1}{4}$ 英寸。又其額骨後半之隆起較小,無縱走之骨冠,由眼窩前凹窩之底及額骨前根所成之鼻台 (Platform) 擴扁平大等,亦與寧波鹿不同。外此側枕突起形狀之異體形大小之不同,以及其他種種特性,均足以證明其另爲一族,可以名之曰福建麝 *Elaphodus michianus formosensis*

四. 四川產新種白鹿

R. Eydekker

(Proc. Zool. Soc, May 11, 1909. P788-590.)

故友 Mr. J. W. Brooke 逝世前不久, 曾有函致余, 關於四川產一種所謂“白鹿”之動物, 有所討論。此種白鹿並非平常之 *Albino*。據拙見言則竟為一新種。今歲 (按指 1909) 二月, Captain Malcolm McNeill 過訪于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 告余以彼適歸自四川, 曾於彼間見此鹿之一小羣, 彼即獵取其一頭牝者, 剝其皮並携其頭骨及四肢骨以歸, 存諸大英博物館。今所論列, 卽以此鹿為根據者也。Captain McNeill 謂其大小約近于 *C. wapitti*, 以其頭骨及皮証之, 設此估算頗為不誤。蓋其頭骨雖未成熟, 然已大於普通紅鹿之長成牝者也。獨惜 McNeill 關於此種牝鹿角之形狀, 未能有所報告, 頗為遺憾。

由其皮之大概情形, 可以審知其為克什米爾及 Kishwaz 產克什米爾鹿 (Hangul) (*C. reus Cashmiranus*) 之近親種, 如其毛之密集與深厚, 各毛之末半部皆明暗相間, 因致全部皆呈斑駁之色觀等, 皆兩兩相同。又如臀部均有相同之狹小白色部, 界以一暗色之斑條, 此斑條且後延至于其短小之尾之中間, 頸上均有同一暗色之鬃, 後延至于背部中線之若干處等兩者皆屬相同。

然四川所產此鹿，其全體之色，較模式之克什米爾鹿為淡，斑點亦較勻稱。一般色彩為灰淡黃，四肢之色尤淡，四肢之內部及背面，其色直已近白。體面之毛亦有數多之淡色環紋，在體側及頸部其斑紋之發達，直與背部約略相同，但在克什米爾鹿則體側之斑紋晦而不顯也。兩種之毛尖，色彩均極淡；然克什米爾產者則其體側及頸部，毛尖之色較諸體色所淡極屬有限。在四川鹿其背部之條紋，後走至于肩胛脊後即止，在克什米爾種則此紋後延至于尻部。又克什米爾種下唇色白，四川種無此特徵，而四川種之喉部較體表一般之色為遙淡；在克什米爾種則或與體表一般色彩同一晦暗，或竟過之。復次四川種腹面之色全為污白，但在模式之克什米爾鹿則唯腹部色白，胸部之色且較暗于背面。又將四川鹿之皮，與大英博物館所藏克什米爾種模式者相較時，覺其尻部之黑白斑紋，亦有不同之處，第此種差異恐僅為個體間所特有。又後大腿骨上之腺在此新得之鹿為淡栗色，與其灰黃之地色相映而特顯；克什米爾產者則不若是之鮮明。

Captain Mc neill 尙得有另一頭牝鹿之皮與適間所述者其特性處處符合。

據現有之標本言，則此四川之鹿可為之定論如次：一為克什米爾鹿 *Cervus cashmirianus* 之近親唯色遙較淡

且其斑點亦較複雜。一般色彩爲灰黃，在喉部及四肢則變爲帶白之黃色；其致五點之在體側及頸部者與背部者同一密佈。頭部無白色處，惟其腹面全部爲污白色，而不僅腹部爲白。背部暗褐色條紋向後將至背之中部卽止。

以現在論余寧認此四川‘白’鹿爲克什米爾鹿之地方種族而名之爲 *Cervus Cashmirianus macneilli* 四川既產有一種麝 (Sam bnr) 之代表矣，得此一種之 Hangul，足以先後相媲。

五. 白鬘長毛羚

R. Lydekker 原作

Proc, Zoo, Soc, 1905, Nov, 28, P, 329-331

1888年.Rav, Pere Heude (註一)始以白鬘長毛羚 *Nemorhodus a-gyrochaetes* 一名,加之于中國中部長江上游浙江隣近處高山中所產一種大形而色彩非常特別之長毛羚 Serow 後此不久(1890年)彼更作有一較完善之記載及其頭骨之圖一幀發表(註二)同年 Dr. A. Henry 對於彼在中國所得見此種動物之皮,亦有所記載,載在本會會誌。(註三)唯歷來絕無此動物之全形彩色圖問世者。此動物之色彩既極為特別與他種長毛羚不同,竊意必當有以補足此缺恨。

最近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中新增有此動物之牡者及西藏野牛 (*Budocras tawicolor tibetana*) 之剝製標本各一,遂幸得有機會以彌補此遺憾:此兩標本為 Rowland Ward, Ltd 得自一法商者,據法商言得自西藏;然以鄙見度之,此兩物必來自四川或其附近,非然者,則其中長毛羚一物必來自更東某地。兩標本以余所知,實為英國境內第一次所得有;

(註一) Mem, Hist, Nat Emp, Chinois, Volii, P. 4 notes(1888)

(註二) T, C, P, 228 pl, xxvi 1890,

(註三) Proc, Zool, Soc, 1890, P, 33

長毛羚更可謂為在全歐各博物館中空前之物。

18.0年 Dr. Henry 所作記載中，謂此種白蜚長毛羚，其高約如一只牛；中國中部某數地之居民，用以為騎及負重，第以余所見言，則似擬於不倫，僅 Dr. Henry 之所謂母牛非一種特別矮小之種者，余以為不如此之于體格充分發達之驢為較當。雖大英博物館中所藏此種之標本頭骨中仍有最後兩個前臼齒在，可知其尚未十分成熟，不能代表其全高，然所差實必有限，據現在剝製妥貼後之情形言，則此種較之喜馬拉雅山長毛羚——亦可名之為黑蜚長毛羚——所高不過三數寸耳。

體形之大概與一班之色彩，與黑蜚者俱極相近；唯色彩中有兩點特異處，須為注意者在。角短而下半段之環輪極密，余以為此點與喜馬拉雅型亦頗有不同之處，唯博物館所藏標本為未十分成熟者，尚不敢斷言耳。耳寬較大；但喜馬拉雅型之耳是否曾因剝製而萎縮，亦未敢遽斷。

背面之色彩一般為黑白相間，面部及耳之外面為帶黑之褐；額上之部及上唇邊緣雜有淡栗色之毛。耳之內面及口筒之一部分色白；第口筒部白色之區域遠不及喜馬拉雅型之大而僅限于上脣之緣，唯下脣則緣牙牀而向成一條頗闊耳。喉部有一大片為污白色，胸部亦有一大片，鬣則全部污白色。臀部之下半，後肢之全部（含內面有一條

淡色之條紋外)尾之中段皆爲鮮紅木色(卽銹紅色。)前肢自膝以下,及膝以上內面與外面之數部,則爲較淡而雜栗色較多之紅。

此羚四肢紅色之上延及其全部之色調較深,皆爲此種之特性,與喜馬拉雅產及蘇門答臘產者不同之處。後述兩種,可視爲一種之兩變種,產于蘇門答臘者,其四肢全爲栗色,與喜馬拉雅產之爲全白者不同。

又蘇門答臘長毛羚間亦有白鬣者是不可以不知。

藏西各地所產哺乳動物,其毛色中鮮紅,紅黃及黃色之盛(例如金絲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西藏野牛 *Budorcas tibetanus* 及此種白鬣長毛羚)極爲特別,頗費解釋之現象也。

此標本之頭骨,已多有破損處:顛頂骨及額骨之大部分已斷去,鼻骨及前顎骨亦付闕如;然卽以此破缺不全之頭骨,已可與喜馬拉雅產 *N. bubalinus* 比較而指出其差異:此標本之第三第四乳白齒尙存;第二前臼齒只在斷肉中畧露頭角;第三臼齒之齒鋒,亦僅畧有磨損。由此可知此獸在就戮時尙在“亞成長期” Subadult, 而未及十分成熟發達達其最大限也。

顯卽以此未熟之頭骨與已老之 *N. bubalinus* 相較時,其大小已約畧相等,且似較闊較深較短;第以標本太不完

全，余尙不敢遽下斷語。顎骨確較寬，兩第二臼齒基底間之距離，約較喜馬拉雅型闊兩分許；基枕間及基底蝶骨間隆起，亦顯然較闊較尖銳，其前方之結節，供肌肉附着者，雖不若喜馬拉雅型之顯著，然却較大。

此白鼯種頭骨中最特別最明著之特性恐尙在乎鼻骨之向後引伸至於額骨處者之較尖；由是而額骨鼻骨半間之縫合線乃僅在眼窩所成垂直面直前不遠之處，在喜馬拉雅型則此縫合線在此垂直面前頗遠。容顏面腺之孔幾佔淚骨外面之全部，亦不若喜馬拉雅型之在其上緣上留有一大條扁平處，而顎骨亦向前突入腭板中極多，因致腭骨上顎骨間之孔，位在第一臼齒後葉之一線上而不與第二臼齒後頁之裂罅相對。

六. 四川及不丹產之野牛

R, Lydekker,

Proc, Zool, Soc, 1908, Nov, 3, P, 795-802.

最初辨出有一種野牛,與密什米山 Mishmi Hills 所產模式的野牛 *Budocras taxicolor* 不同者,爲 Prof. A. Milne-Edwards 1874年, Milne-Edwards (“見 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 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eres,” P, 397, pls lxxix, et lxxix,)(註一)記有一種自川藏間之漠平 (Mo supin) 得來之一變種名之曰 *Budocras taxicolor var tibetanus*. 且爲之圖其形.于此余須附帶申明一語,卽漠平在余所得見歷來之動物學的著作中,皆認爲藏東之一地;但據吾友 Mr. Thomas 相告,則實在四川境內.此點決定後,然後一切關於亞洲中部此地帶動物分佈上歷來所有之困難及誤解乃得澄清矣。

前此曾有用 *Budocras sinensis* 一名,以名甘肅得來之一野牛者,然以 Tring Museum 中所藏 *B. sinensis* 之標本言,與此四川種實屬一物,惜命此名者爲何人,已不克知耳。

Milne-Edwards 所記四川野牛牡者爲一種帶黃之紅色,牝者色較淡而較多帶灰色.唯是彼之記載與圖版,俱不足令人滿意.徵信大英博物館自然歷史部既得將此種已經

(註一)此部著作爲 1868 至 1874 等年中分期刊出者,余不知其各卷各在何時刊出,乃以完成之時爲其代表。

剝製之一壯一牝陳列展覽室中，余以爲必先爲之繪圖存出，俾日後其毛色因曝露而有變時欲作比較仍有所根據焉。

其牝者據稱得自四川，爲1905年大英博物館董事會自Rowland Ward 有限公司購來。牝者則爲美國駐四川領事 Mr. Maron Mitchell 所得，昇之 Mr. Rowland Ward 乃更轉贈于大英博物館者。余在 'Field' 報 (vol. cxi P. 790, 1908) 中記載此物之見贈與時，卽曾假定其爲 Milne-Edwards 教授所記野牛之牝者。唯原贈此物於 Ward 君者，則于其函中謂蜀中產有兩種野牛，不特色彩不同，大小習性亦異；其較小之一種紅色者，中國俗名爲野牛 (Yea-tu,) 以少數羣棲，而其較大之一種，色灰，中國俗名爲大野牛 (Tanu-Yea 譯者按當爲 Ta Yea niu 之誤) 多獨行，最多亦不過一雙偕遊。余據是遂謂若此言果屬實在，則較大之一種灰色者可名爲 *Budocras taxicolor mitchelli*。

但此灰色者一經剝製完善後，取與黃色之雄者並列時，其形體之大小實一律，唯其角遙小，余乃決知此兩標本爲同種之一雌一雄無疑。故無論中國居民對於若輩所設想之故事若何離奇，余終斷定此兩標本一爲 Milne-Edwards 所定 *Budocras taxicolor tibetanus* 之牝，一爲其牝，兩者均未達完全成熟。

密什米山野牛與四川野牛（此種余以爲應分別爲另一種）不同之處，可以下列之比較明之：

1. *Budorus taxicolor*—雖其肩高因大英博物館製標本者裝置不佳而不能測定，然其形體必頗大，體色（兩性均同一）背部爲雪茄色褐，背上有長而色黃褐之鞍狀斑紋；腹部色漸暗，至四肢則竟爲帶黑之深褐。耳及頭之全部在耳以前者下延至于下顎之全部皆黑；背中有由枕骨直後起至於尾根之一黑帶。牡者無明著之鬃鬚，尼亦無明著之絨圈狀毛環，色褐。

角如附圖一之所示，短而巨，在基部起爲一強大斜起之縱走隆起，長而光滑之角尖，位于與角基相異之一平面內，在完全成熟之個體通常向上直立，唯未端畧向後曲。

2. *Budoceros tibetanus* 形體大小殆畧與前種相彷彿，近成長之者肩高三尺二寸四分（40¹/₂ in.）。近長成之牡者背部之色在冬期爲橙色，牡者灰色，兩性至不相同。背部之條紋向前延展至肩部而止，腹部色彩較淡于背部。頭部之黑色限于耳之後面，及眼側一圈。面部自眼以下之處，及吻端下顎之下面，與其餘地色成鮮明之對照。牡者喉部有顯明之鬚，尼毛結成絨圈，色帶黑。

角較 *taxicolor* 者爲纖細，其基部之斜起隆起處發達亦遲；長出之角尖與基底部在同一平面內；尖端畧向內曲而

向後曲則甚著。

在牡者其體之前段含特著之黑色部分外，全為鮮明之金黃色，向後則漸變漸成灰色至後段全成斑灰，直延至于四肢且在肩之下部成為垂直之長形灰色斑一大片。背上條紋直前至於肩胛。

以模式標本言，在牝者其角遙較小，牡者則前段之黃色部易為污白色，四肢則為較暗之灰色，在膝部及蹄節竟為黑色。背部條紋延至背中部即止。

據鄙見則此等差異已足辨明四川野牛為與模式的密什米野牛及其較小之同類產于不丹者完全不同之一種。其鮮明金黃色及灰色之前段，與其黑色之面部，耳部及眼圈相映極顯，而其色彩確較密什米種為特別而與一般之四川產動物相同。

余唯一之疑點，即為 *tibetanus* 一名，頗易引起一般之誤解，是否應改為 *Sinensis* 耳。然此牛之分佈似亦可穿破四川西藏之地域界限。

今再論不丹產之野牛，即余 1907 年在 "Field" (volcx, p. 887) 上所記為一種小形之模式種而名之為 *Budocras laxi color whitei* 後此同歲又在 "Proceedings" (P, 749) 上發表者。此兩皮為 Hon. Walter Rothschild 所有，今已不在 Tring Museum。故已不復能就之作記載及繪圖，頗為遺憾。今日但能以 Mr. J.

Claude White (C, M, Z, S, Sikkim 之英交涉員) 贈予大英博物館之兩對角 (一老牝牛一近成長之牝牛) 為模式標本而作記載矣。

予當先告諸君以此種不丹野牛居于雪線以下森林極限以上之曠地中, 以極深之河谷與 Mishimi 山相隔。就此一點, 已可証明其確為另一種。

至於此獸之高, 以現既無裝置妥善之皮, 余竟不能舉其近似之大概值; 惟余深信其必小于模式的 *Budoceros tazicolor*, 唯其重大之差異, 現在可以決定者, 則為其角之較小。

模式的牝牛之角, 角尖已畧有磨損, 基部亦然, 故其基部之繡髮亦遂不見。若在完好無缺時, 其長在外緣約十二寸至十三寸, 而在密什米種之成長牝者為十六寸至十九寸。Mr. White 贈予大英博物館之標本, 亦有同一之特性, 於附圖 3 中亦可得見。

現在余尚不能將密什米種與不丹種野牛之皮, 作一比較。但余覺後者背部之鞍狀斑紋必較小, 色亦必較淡。其一般色彩亦同一深暗; 腹面之色較暗于背部, 頭部之有黑色處背上之黑條紋直延至于頭之後方等必兩者皆同。

至此余當更述一事以告讀者; 即最近曾在 Siwalik 山 (印度東北部) 之始新紀地層 (Pliocene) 中得有一個反芻類之頭骨, 據 F. Rimeyer 教授之記載, 彼以為殆為一種無

角之動物)爲 *Bucapra daviesi* 者,似爲與野牛相近之一種動物。第頭骨之形狀及齒牙,則指明 *Budaceras* 與 *Bucapra* 完全爲不同之兩屬。唯予終以爲若 Siwalik 之頭骨若完全時,必具有角心與野牛相似。

上文草就後,博物館又接得 Mr. J. W. Brooke 所贈予之野牛皮革,骨體,及頭骨等,兩性均具,且各期均有,此等標本得自四川爲在拔海 10000ft 之高地上紅樹林及竹叢中獵得者。其頭骨與皮中有一完全成長之牝與牡;其牡與圖版中所繪者較時,色較暗形體亦較大。附圖 2 所繪,卽 Mr. Brooke 所得之牡者之頭骨也。

此外另有一種野牛之頭骨,亦頗堪注意;(附圖 1)。此標本中有乳白齒三對,正破牙齦而外出,角則并無踪影。獨惜無年齡相等之長毛羚或麝牛以資比較,故若輩與野牛之關係,不能遽斷。

以此種牛之頭骨與年齡較大之一長毛羚其角已開始發達,且第一白齒已經應用者相比較時,則此種野牛之額部大爲突起,鼻骨亦較短較闊。——與成長之野牛較時則覺此等特點在成長者反不甚顯著。其前額骨與鼻骨之分開,較長毛羚爲尤闊,在上後頭骨 *Supraoccipital* 之上,有一大而未分開之顛頂間骨,插入于兩顛頂骨後脚間者,余以爲

在長毛羚中亦必有之。舍野牛之頭骨全體似較闊大外，此兩獸之頭骨實極相似。

（附言：此文宣讀後，余又 Mr. Bsook 一函，謂四川野牛之老雄，形體頗大，就其贈予博物館之皮及頭骨標本驗之，知其信然。又謂其牡者在夏季恒脫去其長而粗糙之橙色或帶紅之毛而換以短而灰色者。）

〔原文附有照相圖版多幅，以印刷不便，皆暫為節去，至為歉然。〕

七、關於兩種中國產長毛羚之頭骨

R. Lydekker

Proc. Zool. Soc. Dec. 15, 1908, P. 940—944

1, (譯註)

當予在 Proceedings (1905, vol. ii p. 329) 上記述四川產白鬚長毛羚 *Nemorhoedus argyrochactus* 時，曾致疑詞以爲似不應僅認分佈極廣之蘇門答拉長毛羚 *Nemorhoedus sumatrensis* 之一個“地方種”(Local race) 最近乃得證明其果然。(註一) 余今且將提出其爲一箇單獨之種，以與其他長毛羚並列。

在九月時，故友 J. W. Brooke 君贈予大英博物館自然歷史部以成長白鬚長毛羚之皮及頭骨爲牝爲牡各全副，爲彼及 C. H. Meus 君在甘肅省北六十英里處洮關(Tauquan) 所得者。其前肢之大部分暨其後肢在脅以下，俱爲鮮綉赤色，故知其必爲 *Nemorhoedus argyrochactus*，由其附來之頭骨上角與齒列上言，知此兩獸均已完全長成長。其角較諸大英

(註一) 見 Proc. Zool. Soc. 1508, p. 185, Pocock 之文。唯余恐不能敬同吾友 Mr. Pocock 之以 *Nemorhoedus* 轉爲羊羚 (Gorals) 之名，以其用爲長毛羚之名已久也。

(按 Pocock 文中以 *Capricornis* 爲長毛羚 (Serows) 之屬名，而以 *Nemorhoedus* 爲羊羚之屬名，

博物館中剝製之未成熟者，遙為長大，與大英博物館中所藏標本及 Mr. M. W. Lyon 最近所繪之一標本圖相較時，此新得之兩皮其白鬚似不若成熟者之顯著。

II,

蘇門答拉長毛羚 (*N. sumatrensis*) 之各種，如 Pocock 君文中附圖所示，其頭骨似較闊較短，鼻骨在比較上亦以同一比例短縮而加闊，唯此兩點之變化則極多。此可以 Mr. Brooke 送歸英國之另一頭骨（附圖 1 A）證明之。此一頭骨據拙見言似與附印之由照相翻出之另一圖（圖從略）同種，即 *Sumatrensis* 中，暗色而與馬來產長毛羚頗近之種型；其附粘于頭骨上之一片皮毛色彩頗暗。

此頭骨與其附帶之照像，表明其實為中國產普通斑羚之一代表是即 Pere David 所定名為密尼葉德華氏長毛羚 *N. affinis-Edwardsi* 者也。下列各數值，即為就其頭骨測算所得之結果：

| | |
|-------|-----------------|
| 最下基底長 | 8 寸, 8 分 (改算中尺) |
| 最大額間闊 | 4 寸 2 分 |
| 鼻骨長 | 3 寸 3 分 |
| 鼻骨闊 | 1 寸 7 分 |

又有一事待申明者，即此頭骨及皮，乃為一軀獸。

由逃關得來之白鬚長毛羚一牝一牡之頭骨，則與此種大異，較狹較長，鼻骨亦以相當之比例較長較狹。此兩頭骨測算所得結果如次：——

| | 牡 | 牝 |
|-------|------|------|
| 最下基底長 | 9寸6分 | 9寸3分 |
| 最大額間闊 | 4寸 | 3寸5分 |
| 鼻骨長 | 3寸9分 | 3寸7分 |
| 鼻骨闊 | 1寸2分 | 1寸2分 |

由此可知白鬚長毛羚之基底長度及鼻骨長之數值比諸普通型者雖較大，而鼻骨闊度則較小。在顛底骨蝴蝶骨間之部分，在白鬚者與普通型相較時亦遙狹，前額骨亦較狹較長。

III.

Mr. Brooke 曾于此兩獸甫死後即測算其體長，所得結果如次。據謂量算時係將帶尺平鋪其體表以之算而未牽直者：

| | | |
|----|---------------|------------------|
| 牡1 | 1908 三月三十日所獵得 | |
| | 由鬮背至肩高 | 2.52 尺(中尺) |
| | 鼻至尾基 | 5.44 尺 |
| | 上唇至角基 | 0.94 尺 |
| | 耳長 | 0.70 尺最闊處 0.56 尺 |

後肢周長(腹面之皮與上脛相連處之水平周長) 1.84 尺

體最粗處(即恰在肩胛後橫過胸骨處) 3.62 尺

頸與 連結處 2.10 尺

後肢前直體粗最小處 2.10 尺

牝 1908 四月一日獵得

臠背至角 3.48 尺

鼻至尾基 4.92 尺

上脛間至角基 1.04 尺

耳長 0.72 尺

耳闊 0.60 尺

後肢圍長(見前) 1.44 尺

體粗最大處(見前) 3.63 尺

體粗最小處 3.12 尺

由此等測算可知此種實較蘇門答臘產(即普通型)為大; M. Henry 所謂大為母牛者相差尙不可謂為太遠。

據管見言 Mr. Brooke 之標本間可以証明 *Nemorhaedus argyrschactus* 實可成立為特殊之一種,以其產于與 *N. milne-wardi* 同一之地一點言,尤屬信然。又此種之耳,似較他種長毛羚為大。

Mr. Brooke 謂該地居民呼白鬚者為 N. kka, 暗色者為

Nik-lu,

四川產真正長毛麝之背,黑白錯雜;前肢前面直至於膝皆黑,以下則灰而有锈赤色之斑。腕骨處及後肢後面暗赤褐,前面色黑,其黑色下延至于蹄節上不遠之處始止。(此等特點皆就 Mr. Brooke 贈予博物館之一剝製標本所記載)。

予在“Field”(1908,十月八日者)上關於此文所用以為材料之標本,曾另有一簡畧之記載。

Mr. Brooke 被裝中國之噩耗,適于此文宣讀後傳來,曷勝痛悼!

(譯註)此羅馬數字為譯者所加,求醒眉目者。

八，西藏產新種鹿

W. T. Blanford

石聲漢譯

Proc. Zool. Soc. May 2, 1893, P. 444—448

Captain Bower 及 Dr. W. J. Thorold 作自西徂東橫過西藏高原之探險旅行時，在拉薩（註一）二百英里之處，Thorold 曾鎗獲一種鹿之標本兩個，為森林帶恰上之灌木叢積雪中所得，其地高約拔海 13500ft.。其有全皮之一具，頭角及角全部携歸英倫，現存大英天然歷史博物館。其他一個則有頭骨頭部之皮及角，製為標本留在倫敦。故兩個標本余皆曾親見。

去年二月，Thorold 有函抵余，囑為一視其標本，且徵詢其當屬何種之意見。前此余曾於 Mr. Oldfield Thomas 處得聞此鹿之全個標本已送達博物館，惟刻下正付諸裝製者之手，尙未完竣。其已裝好之一個頭部標本則余曾見之，雖以未得見全皮，不敢遽斷，然竊意以為當與 1851 年 Hodgson 氏據以斷為 *Cervus narayanus* 未成熟之角相近，而與 Mr. W. L. Sclater 1889 年在 J. A. S. B. lviii, pt. 2, P. 186, pl X 上所記載圖繪之鹿，據稱為滿洲產之關東鹿 *C. dybowskii* 之近親者相同。

前此兩月此皮仍在剝製技師處最後由 Dr. Günther 之

允許得察視之。於此余始不復猶豫，而以為 Dr. Thorold 此次所得，實一新種，而為特異之西藏高原特產哺乳類又增加一種矣。（譯註）

此鹿之特徵如次：—

全形大小約如普通之紅鹿 *C. claphus*，肩高必有四英尺；據 Dr. Thorold 之測量，則由肩脊曲至下面，其長為四英尺五英寸。由尾之着點至於鼻尖之長，據 Thorold 之測算為六英尺又一英寸半。尾（殆並毛）則長不過四英寸。耳大小適常而尖，在裝好之標本其外緣自基部起長九英寸半。

其角無麋鹿羣 *Elaphine Group* 所具之第二角枝（*Bez tine*）；西藏產另一種鹿類名 *Cervus affinis* 者，亦具此角枝。每角皆有五尖（但有一角〇四尖），可知成獸之角，其尖必為此數無疑。角幹（*Bam*）在第二枝（與麋之第三角枝 *Trestine* 相當者）着生處作有角度之屈曲。在此以上，則漸漸向後曲折，且其在上之四角尖與角幹在同一平面內，甚為特別。尚有一點，亦極特著者，即在各角枝中其第三角枝（舍微有不正常之一角外）為最長，其他各枝均較遜。第四角枝 *Wapiti* 氏麋（*C. roaffiti*）為最長，然此種之第四枝則與加拿大之 *C. Canadensis* 最相似，並不甚長。

各頭之外緣曲線均長 38 英寸；四角之中，其相差均不及一英寸之四分之一。在角基（*Burr*）之上量其角周時

長 5.25 英寸。 下表所列,爲一角之各角枝長度之測算:

| | |
|-----------|-------|
| 最下角枝 | 7.5. |
| 第二 (= 第三) | 10.25 |
| 第三 | 11 |
| 第四 | 4 |
| 第五 | 2.5 |

毛皮之色彩爲極均齊之褐,有小斑點,腹面畧淡,唯在尾基周圍之小尻盤 (Pygal disk) 則遙較蒼淡而爲赭黃。尾亦全部蒼黃褐。耳殼內部帶白。口筒,腳部,下頸之下面全白。體面之毛剛長而極粗,頗似麝鹿。毛中實以由細胞組成之髓狀組織毛根極小。(註二) 鬃部長而暗褐,唯毛基帶白,毛尖則呈鵝黃色。尾盤附近無蒼色之毛尖,故尾盤之周圍似有色彩更暗之一帶在。沿脊骨之毛由髓及肩胛以上向前生長,在肩部以前,則此種向前生長之勢忽爾中止,此種特性亦極特殊。

鼻尖 (Rhinarium) 佔有鼻孔間間隙之全部,成一畧較窄之部分延至於上唇之中。

頭骨顯有特徵數點;其最重要者已經 Mr. W. L. Sclater 指出。大概言之,此種之頭骨與他種麋和類較時全形較短,口筒部尤甚,但較闊。頭骨後部顯然較 *C. elaphus* 爲低且扁

平。額骨與鼻骨成一直線，不在兩角之間向上屈曲成一隆起。此標本在此點與 *Rus* 及 *Pseudaxus* 極相似，但親緣上則又無真正之關係可尋。顎骨之前端在後鼻孔之開口上面正中，恰在最後一白齒處。余所經見之鹿之頭骨，其開口皆遙較後。

然最重要最特別之徵據，即 *Sclater* 所曾見及者，則為鼻骨之形狀。在後端終結處稍前不遠之地，有前端兩倍之闊；在外緣更各有一圓形之大葉狀突出，因而掩沒淚骨腔 *Lachrymal vacuity* 之大部分，淚骨腔較麋類及 *Rus* 類均狹。

下表為以英寸計之測算：—

| | |
|--------------------|------|
| 頭骨基底長，由大孔之前緣至前顎骨前端 | 13.1 |
| 由枕髁後緣至前顎骨前端 | 14.3 |
| 眼窩後緣間之闊 | 6.8 |
| 前顎骨在犬齒恰上處之闊 | 2.9 |
| 鼻骨長 | 5.85 |
| 鼻骨在淚骨胸內之最大闊度 | 3.0 |
| 鼻骨在顎骨前額間縫合線處之闊度 | 1.45 |
| 上顎白齒在白齒列共長 | 4.3 |
| 上顎三白齒之長 | 2.6 |

總之，在此種與各種既知之 *Cervus* 中余實未能發見何種親緣關係之存在。此種與麋類之相似，與其與鹿屬

中他型之相似處較時並無大差異，且以拙見言，似為較多。余未克知其與 *Pseudaxinus* 有何他種親緣如其角所顯示者。要之此種與 *C. Cashmirianus* 及 *C. affinis* 相似之處，與其與他種相似之度正同，但與此兩種亦均有異。

至此種之種名，亦頗費踟躕。如上所述，Hodgson 所有之一角，據謂為 *Cervus nariyanus* (J. A. S. B. XX, 1851, P. 292, pl. viii) 者，實即此種之幼齡動物。其角來自拉達克 (Ladak)，長三十四英寸，有尖枝四；最下兩者相距之遙較大於四英寸，故知其必無第二角枝。由其圖 (註三) 言，則似較此種之種幼小動物所能有者為大。Mr. Hodgson 謂：“携此角來求售之 Botiah 人言，此言為一幼獸，產于藏西之阿里 (Guari) 較 Shou (*C. affinis*) 為大。”Dr. Thord 所得者，則較 Shou 為遙小；藏西素不產鹿，*C. Cashmirianus* 僅限于克什米爾高原谷地，且在此高地之東北，而幼小之 *C. elaphus*，如素所習知，恆缺其第二骨枝 (以余所知，*C. wapitii* 亦然) 則 Ladak 之鹿角，容或即為克什米爾得來之 *C. cashmirianus* 或新疆葉爾羌 (或稱莎車) 來之葉爾羌鹿 *C. yarkandensis* 甚至為天山之天山紅鹿 *C. eustephanus* (*C. canadensis* var. *eustephanus*) 亦未可知，以 Ladak 與此各地皆有貿遷往來之路線聯乎其間也。Botiahs 人之語，未始非全欺誑也。

更有進者，則 Hodgson 所命之種名 *nariyanus*，原取源于

阿里 Nari, 其地在藏西(寔爲藏西南), 平常名之爲阿里 Gnari 或 Narri-Korsum: 由地圖言, 爲南北狹而東西長之一帶地, 沿喜馬拉雅之北麓起自西藏之極西端羅多克城 Rudak 處而迄于 80° 與 85° E. 之間, 此地之一部, 名印度斯山地(Hundes)爲印藏間之天然提界, 英人由印來狩獵者, 頗不乏人。若果有鹿在其間, 斷不至絕未開狩獵得之事者。同時蘇特里日河(Sutlei 按卽印度河之上游)及雅魯藏布(卽布拉馬布達拉河之上游)上游流域皆沙漠無林林之曠地, 幾於小樹亦不生者, 與 *Cervus* 屬動物所習居之地, 情況迥殊。由此種種, 余敢斷言額里決不產鹿, 故 *nariyanus* 一種名, 自不能成立。而今茲之稱, 固不論其是否果爲 Hodgson 得其一角而記載之之鹿之同種, (由事實言其屬可能) 然 *nariyanus* 一名, 則屬至不適當者也。

Mr. Sclater 雖曾指出在大吉嶺市墟中所購得之一個鹿頭, 經彼親爲記載者, 確與 *C. dybowskii* 相似, 但此君小心翼翼, 未作堅決之斷言。由寔際言, Sclater 謂此頭骨(其皮乾在其上)來自西藏之一語, 自千真萬確。今吾人得有其全皮及其測算, 由之可以推得其確與 *C. dybowskii* 完全不同; *dybowskii* (P.Z.S. 1876, P. 123) 形體遙較小, 終年皆有斑點(冬期之斑禱稱不甚分明, 且僅限于體之後端)。又據已知之事實言, 則 *dybowskii* 之角僅具四尖, 角幹之形狀亦大異,

其屈曲較爲規則。

此西藏產鹿既須所定種名,余以爲其種名之佳蓋無有逾於以其發現者之名爲名而命之曰 *Cervus thoroldi* 者其特徵如次: 一

“鹿,大小約近于 *C. elaphus*; 毛色暗褐,無斑點,近尾基處有一圓盤狀部色淡而雜黃褐;毛鬣密而頗長;背部中央自尾起向前生長,至肩而止;角作簡單之曲折;有五尖;第二角枝與基底角枝相距甚遠;第三枝最長。

“*Cervus*, magnitudine ad *C. elaphum* proxime accedens; fuscus, immaculatus, area pygali circum caudam porrecta pallide rufa orna us; pilis hirtis crassis longiusculis, in medis dorso ed uropygio usque ad humeros antice versis, indutus; cornibus singulis valde curvatis ramos ad quinque gerentibus; rams secundo a primo vel basali multo distante, tertis longiusculo.” (譯註)

(註一) 余當敬謝於 Captain Bower 所告語關此鹿之多種詳情。拉薩之地位當在北緯 $31^{\circ}10'$; 東經 $93^{\circ}30'$ 處。

(註二) 此鹿毛之特別構造,經 Mr. E. Gerrard 之提示余始注意者,亦當鳴謝。

(註三) 此鹿之標本大英博物館中並未藏有, Mr. Ol-

dfield Thomas 曾遍覓之不得, Mr. Hodgson 之標
本日錄中既未述及,殆並未算入也。

(譯註) 此節爲爲原文之拉丁記載,譯者自刻於拉丁
未臻諳習,遂譯恐或有錯簡,故特將原文附錄
一通,以資佐証,幸海內通家有以教正,則不勝
感謝。

1371

137